

H 家在海南

儋州歌海

■ 吴文生

我平时不爱浏览手机上的微信,但是,随着春节临近,朋友们发来的短信、微信渐渐多了起来,这时就不得不看了。

果然,有位内地的朋友在微信里写道:你们儋州有句著名的山歌“儋州自古称歌海,山歌唱得白花开。村村都有赛歌手,山山水水是歌台。”请问,“歌海”两字如何理解?我回答他,参加儋州调声的人数多得以万数来计算,场面非常的壮观,令人震撼,所以叫“歌海”。他紧接着问,“歌海”是不是也有潮起和潮落的时候?我说有这个意思,他又穷追不舍地问,什么时候是“歌海”?见他这么认真,我思索了一会后回答他,一年当中“歌海”的出现有好几个时段:好比说大年初一至初三,木棠镇的调声是第一个“歌海”;正月十五中和镇的“烧梅根”、闹元宵是调声的第二个“歌海”;正月十六,马井镇的调声是第三个“歌海”;农历二月初二,头海镇迎龙舞狮、赛龙舟、唱山歌和调声,算是第四个“歌海”;到了五月端午节,光村镇泊潮村的龙舟节调声是第五个“歌海”;八月十五中秋节,古城中和镇的调声可以说是第六个“歌海”;再加上官方举办的“调声节”大约就有七个“歌海”。这位朋友看了微信后,给我发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图案,并加上一句:“不到两个月就有一个歌海,儋州真牛!”过了一回,他又发微信问我,你能谈谈儋州调声形成的年份和发源地在何方吗?这一问,不由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

儋州调声发源于何时,史料上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,根据现有的资料和专家学者们的考证和推算,应该在苏东坡贬儋之前就流行了,也就是说儋州调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它的发源地在儋州的北部地区(俗称北岸地区)。何为北部地区?一般说来是以北门江中心河段以北的地区,即干冲、三都(今划归洋浦经济开发区管辖),峨蔓、木棠和光村的一部分。儋州旧“八景”中,北部地区就占了六个。

儋州调声经历了传承和发展的两个艰难的时期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,儋州调声陷入了低谷时期。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,县委、县政府为了落实党的“三农”工作,抓好“农业学大寨”、计划生育、农田水利建设、发展粮食生产和公购粮的征收等中心工作,在原三都公社(今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办事处)成立了“大寨办”,“大寨办”主任和副主任都是具有多年“三农”工作经验的老领导,深知儋州山歌和调声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,必须把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民间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,即“寓教于乐”,使群众容易接受。于是组建了“儋州民间歌剧团”,把一批熟悉儋州山歌调声的男女青年调入歌剧团,又从教师队伍中抽调几名“笔杆子”进行创作。他们演唱第一个节目的内容是计划生育,当时观看演出的群众多得不计其数,可谓万人空巷。由于歌剧内容反映的是人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,演出从始到终无一人离场,演出结束后群众久久不愿离去。“大寨办”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,在整个北岸地区巡回演出,所到之处都深受群众的欢迎。后来工作队下乡开展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。

一九八七年七月,珠江电影制片厂根据广东省委宣传部意见,来儋县拍摄一部儋州调声的新闻纪录片,地点选择在木棠镇的“王河洞”坡地上。这一天,来自周边几十个村庄近两万名男女青年,像过大年一样,身着节日的盛装,手指勾着手指,围起一圈圈,唱起优雅动听的儋州调声,惊艳了珠影摄制组的导演和工作人员。他们感慨地说,我们到过全国各地去拍摄不少的民间活动,但像儋州调声这样令人震撼的场面,还是头一回看到。

从那时起,每年的大年初一到初三,来自北部地区的男女调声队自发地齐聚木棠镇唱调声。2017年大年初一,为了感受木棠歌海的现场气氛,我舍弃饭桌上的美味佳肴独自驾车到木棠。快到中心场地时我朝前方远望:哇!简直是人山人海,政府指定的汽车训练场地根本就容不下几万人的调声队伍,周边的小山包都站满了人,歌声好比龙门激浪的吼声,此起彼落,从空中俯视调声场面,夕阳照耀下五颜六色的花伞和调声队的服装伴随着动作的变化,像涌动的大海,波光粼粼、令人赏心悦目,美不胜收。

H 浮世绘影

■ 孔帆升

一 灌气

正月初五的中午,儿子请他岳父的客,叫我去陪。正炒菜呢,煤气就火力不够了。我嫌儿子做事慢吞吞的,便匆忙下楼下石阶来到街上,随手招了辆三轮,问好来往煤气站一趟多少钱,师傅说十元。我说好,上车就奔煤气站。他在路上又补了一句:“我不包送上门的。”我说:“当然,你比我老,我自己扛。”

三分钟就到了山凹里的煤气站,问好新罐与灌满一罐气多少钱,煤站人说245元。灌气,付钱,利索地完成了买卖。我提上煤气罐上了三轮。离开煤气站几步远,一直沉默的师傅冒出一句话:“你本来可以少给几元的。”我一时没回过神来,问他为什么?他说:“这是讲价的年头”。我这才领悟到他好心想我少出点钱,以免被人“傻黑”。

我心存感激,告诉他:“我不习惯与人讲价,就让他多赚几元吧。”师傅一时无语,一会又提起一个话题,问我:“你是教书的还是搞行政的?”

话不多,路也不远,我与师傅的心也似乎隔得不远的。

二 理发师

老方五十开外,给我理了十几年

几缕春风

发。他搬家后,距离八公里也照样找他理。

最初的几年并不熟,慢慢才知道他写过诗,爱好文学。每当有作品问世,我很乐意签上名赠给他。他执意给我钱,我不肯收。此后渐渐就亲近了,虽从未一起吃过饭,把过盏,吹过牛,却是能够信任与交心的。近几年,他早已不写诗了,却还坚持在理发之余购书看书。也见他闲着时,任妻子在旁打麻将,他一个人捧着书有滋有味地看,抑或充满慈爱地看小女儿做作业。

每月一次会面,我与他如水相融在静静的理发店。渐成习惯。或闲聊几句,或看一眼花草。或什么也不说,他剪发,我闭目养神。你不言,我不语,一切了然于心。

每次从外面走进他的居室兼发屋,他都是隔着玻璃门,老远就与我相视而笑。有时他忙,我便去看他养的九节兰、米兰、海芋、月季与葡萄,听听后山泉的滴答声,欣赏美发师的桂花与茶花会有何等别样的美。他则是不紧不慢地理着,无论对谁都十分用心,修修剪剪多次,端详了又端详,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理发这么多年,我还从来没见过人催他,即使过年发那么忙,大家都能耐心地等待。

理完发,总觉清爽不已,嘴上却从未说过夸他好的话。我把理发当成顺理成章的享受,尽管心有感念却

不喜表达。不太习惯的是他的客气与和气,每次按市价给钱他,他总要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,很难为情又十分不情愿地才收下。开年理发时,他居然腼腆地说:“你又客气了。”接过我的20元钱后,硬找回5元。似乎他不是以理发为生,倒是借之会友,把日子过得斯斯文文慢条斯理的。

三 卖石者

受朋友之托,为其在市广场喷泉的石刻遍访山头。看了大理石、麻石、石灰石,各种形状皆有,比照价格与形貌,还是不太满意,于是去山里找一位做过假山生意的人。

我们驱车山间土路上,迎面突遇一台破工程车挡道,却不见司机在驾驶室。正纳闷着,对方司机急匆匆上车开动车。才开响即刻熄火,飞快跳下车驾驶室,奔向农屋,手拿个大木棒,慌慌地去撬破车。他独自跳上跳下,来回奔跑的样子,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同车的金小伙突然大叫停车,拉开车门,风一样旋到工程车中间。我们也醒悟了,前方有危情。奔下车,快跑上前,众人一道用力抬车。只一会儿,被压左脚的山民就将脚从车轴下快速地抽了出来,自己走到一旁坐下脱鞋检查伤情。

原来工程车停车未熄火,车箱与车头脱钩,山民是在用木桩顶车轴,以便师傅检修。没想到顶桩不稳倒

下,造成后车箱向前自动滑行,压住了正在作业的山民。幸亏金小伙反应快,在对方司机与山民吓得不知喊救命的情况下,众人合力排除了险情。山民脚背只是肿紫了,并无表面挫伤与流血,去医院治疗应无大碍。

我们唏嘘不已,金小伙大咧咧视之为平常,并没与对方寒暄,就继续赶路。他一路天南地北扯,从闲聊中知道他早年有些浪,还去澳门赌得灰头土脸。回家后在当地开矿碎石,扎实实过起了日子。后来政府不准开矿,他就停了下来。

走进村落,见他盖的三层洋楼,前有院子,右有养殖地,左是池塘,院里外皆是自己亲自侍弄的花草竹木,杂以形状各异的石头,俨然天仙之居。当他知道我们是“文人”时,显出更率真的性情来,将一块水晶般的方解石送文友当笔架,另一块更大的给我当盆景,还要把一个微型假山搬上我们的车上。情何以堪!我说:“奇石,你所爱,我所爱,横刀夺爱或笑里夺爱非君子之道也。”他一个劲地说:“看上了尽管搬,不过是山上捡的寻常东西嘛。”每一句话都带有当地方言俚语中的粗渣,却句句诚实。我心虚汗颜,推托,婉谢。然后,车子开出院落,在他指挥车子离开的“走,走,走!”声中,我们挥手道别,心有余念。

这是我初春时节遇到的最赏心悦目的情景,姑言初春里遇见的春天罢了。

H 诗路花语

初春

■ 陈海金

一朵朵豆花
爬上篱笆的肩膀撒娇
温柔的风
抚摸着田野毛绒绒的绿
燕子驮着带露的晨光
用一啄啄春泥
堆砌一阙温馨诗词
当解冻的流水
款款走进石拱桥的眼眸
桃树的枝头
轻轻萌动芬芳的梦
一只蝴蝶
掠过春天的窗扉
就成了一声由衷的赞叹
在村落翩翩起舞

点亮元宵灯笼

■ 白俊华

整个白天
我都轻盈地行走在早春的阳光里
此时,体内积蓄的热量
已经足够,点燃夜晚
那么,就在月亮的笑声传来之前
伸出手指。然后,把纯净
融入一盏又一盏喜上眉梢的灯笼
扩展,初心的色彩

二月

■ 方华

一片一片地梳理阳光的羽毛
这温暖的冲动 和金色的飞翔
我蓄谋已久

用潮湿的情感
去打动绿色
唤醒霜雪深处一棵嫩芽的激情
感化一块石头
让坚硬的内心听到泉水的流淌

用一枝梅点燃苍茫
用白云擦亮蓝天和鸟鸣
用一场南风
彻底摧毁一座山凌冽的抵抗

在季节的门楣挂上一盏红灯笼
渲染重新取临的时光
准备一场泪水
打湿农历里流浪的所有心情

魔术师

■ 路志宽

一首首古典的诗词
绽放在桃树上
在故乡
柳枝被二月春风轻轻剪出婀娜之姿
芳草被碧绿的墨色一遍遍涂画在泥土的宣纸上

春风是位魔术师
每吹一口气,都会演绎出一次神奇
被感动的鸟儿
用自己的歌唱为一个季节抒情

千山万水,天地万物
都在复苏在自己的梦想
水墨洇开,看万里江山如画

温暖的春风再吹一次
又吹开一朵桃花
而我此时就是一只蜜蜂
情愿呆在你的花蕊里,安个家

花期

■ 林杰荣

错过了一次花期,你
是否对永恒已心存怀疑
我不否认破败时常在季节插上旗帜
然而,这万紫千红的阵痛
并非为了孕育永不熄灭的焰火

灵魂在不远不近处才能看清,荒芜
只是芬芳用来突围的历练之地
没有一束鲜花值得铭刻不朽的碑文
不妨打破僵持的时光
碎了才会拥有重塑完整的延续

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
欢迎扫描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